

席地

□龚静

一日中午,坐在地暖垫上看窗户,书桌上电脑屏幕映出置于窗棂的粗陶小瓶和几叶绿萝,暗黑色的液晶屏冷冷有光,拐子纹线条修丽,绿萝叶缘光泽锐利,像是零度情感状态中犹然不自禁的温暖。这是席地而坐才有的看到。

现在貌似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冬天(当然不包括很南的南方)其实比北方的冬天难以忍受,北方人大雪天猫在暖屋内豪爽地吃冻梨,南方人大概只能多喝点热开水,捂个电暖宝热水袋之类的局部升温,空调当然也是不错的,不过哪里及得上暖气烘得一屋子热腾腾,近年来新装潢的赶上了从韩国引进的地暖,虽然价格不菲,也算从下而上的暖起来了。俗话说足暖暖身,是不错的。可惜重新装潢铺地暖实在折腾不起,那么局部来块地热垫子,倒是方便。搜索,下单,支付宝,两天内就席地而暖了。静坐、瑜伽、阅读观影,倘若再添个小电脑桌之类的,真是再相宜不过了。不过,席地而坐久

了,腰腿的不适是难免。还是错时而席地比较好。

每天席地坐一会儿倒引发了思绪。在中华文明中,汉之前古人以席和床为起居中心,吃喝交谈一概各种席坐,跪坐、趺坐,膝盖双腿其实不会太舒服。既是席地,同席交情好,割席断袍当然是断交了。汉魏时由佛教文化引入胡床,渐而有了椅子,至唐代不仅椅凳不算罕见,高形的桌案也出现。虽然跪坐趺坐依然存在,不过垂足而坐已普遍。说来著名的明式家具风格修丽简净很有审美感,不过整天腰背挺直地坐在硬木椅子上其实是累的,当然正襟危坐是从身体姿态入手的儒家修身规范。

话说天天桌椅板凳之后,难得席地而坐似乎不仅只是带来坐姿的变化,心情感觉视角等也微妙有变。席地的第一感觉是四肢放松起来,伸腿盘腿曲腿怎么着都行,身体随意了,心情也难免松弛些。还记得儿时炎夏,屋内酷热难耐,凉水擦洗过的篾席也

不过稍微凉身子罢了,铺张草席睡地上成了纳凉之选,难得席地,竟然小小雀跃,好像从床上到地下是两个空间,草席的松软略略中和了水门汀地的硬而阴,抓手扒脚写个“大”字,实在是挺惬意的。后来知道瑜伽里有固定练习就是大休息,即如此姿势。酷热使席地成为日常里的例外。人总是比较容易记得例外获得的欢喜,所以天天眠床着也不会记得一张床的功劳,例外睡在地上,好像铺席、擦席、卷席,这些动作也变得趣味起来。

席地而坐,消除了桌椅的物理距离,以及桌椅的质地样式等外在功能,只剩下身体和身体的姿势,无形中缩小了人和人之间的距离,畅通了肉身和肉身的能量互动,促膝而谈的亲密感大概比坐在椅子上容易获得,共修的气场自然也强大些。

有一年冬夜去入籍韩国的华人朋友家,她家住公寓,吃饭睡觉却是传统韩式,冬天地暖调温,拿张炕几,席地而饭。卧具铺开,上下各一条被子即

眠。那阵子客居异乡教学疲惫至极,心情难免灰暗,到她家,梳洗过后,一身家居服,坐在地板上顿感放松,伸胳膊伸腿,白天疲顿紧张的身体渐渐舒展开来。大概虽然隔着多层楼板,无法真正接地气,到底席地与坐椅或卧床还是离地气近了些,哪怕异乡的地气,也给人安慰。

晒日光浴,草地躺卧,“坐看敬亭山”,好比是席地的变奏,都是身体呼吸地气的方式。据说,赤足踩地的好处是放掉人体多余的生物电,可惜现在人实在缺少赤足的机会,布底鞋可作为一种代替,想起少年时代倒是天天百纳布底鞋的,偶到乡下玩耍,竟也无所谓地赤足踩入泥浆,还颇欣赏起脚趾间犹如巧克力酱的泥浆随脚趾而动而生出百态,可是长大了之后,各种忌讳各种担忧袭来,心中这份童心却早已失去了,大概这也是如今难得席地竟然也会生出几分意外欢欣的原因之一吧。

立春

□陈兴龙

立春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一天,也是四季的第一天。旧时历书上每书“今日立春”就有“一候东风解冻”字样,候指气候。冬去春来,或者说春去春回,这是人们的赏心乐事。

以今年而论,立春特早,2月4日立春,农历还在腊月十六,值数九严寒呢。不过民间早有阴极阳升之说,也就是寒冷步步紧逼却又在悄然退去。故鲁迅先生有诗句:“寒凝大地发春华。”英国诗人雪莱也高声吟过: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不远了,春天就在眼前。

春争日,夏争时,一年之计在于春。说的是立春日的天气情况对于全年的气候影响至关重要。旧历记有:立春日,晴暖佳。农谚也有:春寒多雨水,春暖百花香。还有一句:春雷日日阴,要晴须见冰。也就是说立春时不可打雷,否则春寒。闻雷最好要到惊蛰,故有“惊蛰喜闻雷”的说法。谚云:惊蛰闻雷米似泥。而假如在这之前有雷即会:未蛰先蛰,人吃狗食。过去常见农人仰天时,说谚语,立春时节放眼全年。

在古代,迎春、立春期间,还有名目繁多的礼俗。历代王朝的重农传统,催生了祭祀与“亲耕”的礼仪。每年开春,皇帝就要例行“亲耕”,象征性地扶犁耕地,鞭打春牛,以提醒老百姓抢农时,重农事,多产粮食。

据《燕京岁时记·立春》记载,立春即打春。顺天府官员在东直门外春场迎春,引春牛击之,这就是打春。这天富家多食春饼,妇女辈买萝卜食之,叫做咬春。旧《嘉定县志》记载,立春先一日,县官整办什物,选集优人,装扮教习。立春日县令率属往迎于东郊,殿以春牛,谓之演春。士女纵观,竟以芝麻、麦粒抛打春牛。宴集以春饼为上供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,传统农业文明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。旧时的礼俗已成了“去年天气旧亭台”、“昨夜星辰昨夜风”。但人们对起点的重视,对未来美好的向往,却永远不会消逝。特别是从农业根系里生长起来的我们,对于“立春”,依然是个鲜活的词语,格外的亲切。

喜遇柳宗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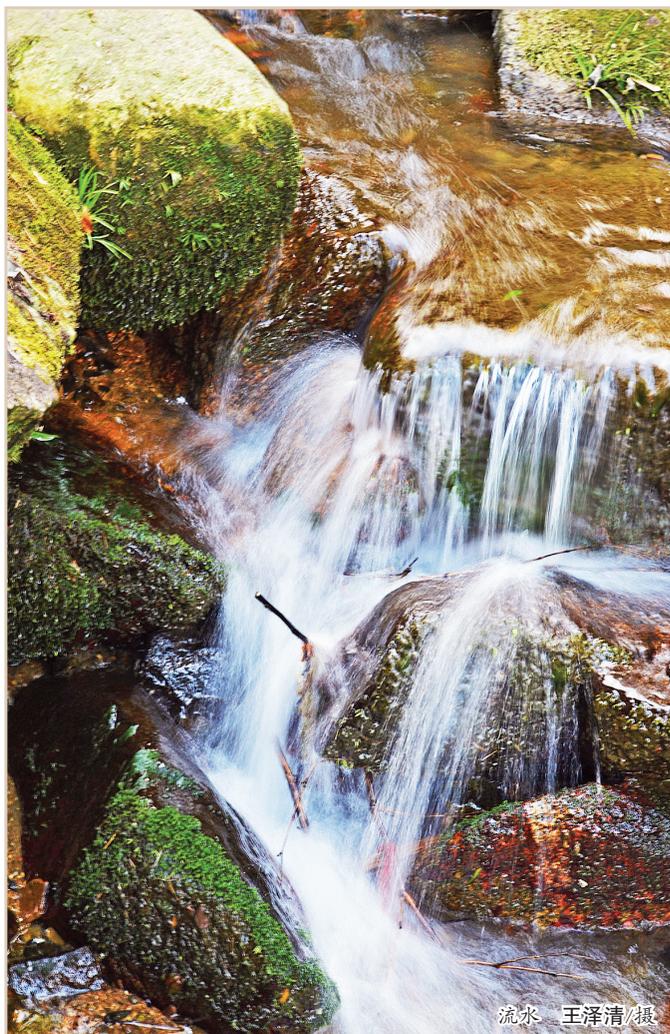
□唐瑞清

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脍炙人口,流芳千百年。其中,刘禹锡编纂的《柳东河集》就令人每读不厌。

柳氏散文布局精妙,想象丰富,立意深邃。其用字简约流畅,风格糅合了浪漫与现实。如写小英雄区寄斗强盗,郭橐驼种树彰明道,药商宋清乐善好施等人物传记,刻画他们性格细腻精雕,一个个精彩纷呈的形象活脱地跃现眼前。他写山水游记,大气如蒸蒸日升,细腻似涓涓溪流,绘景状物栩栩如生,情人深处托志纯真,绝不无病

呻吟。《永州八记》字字珠玑。柳宗元的议论文和小品杂谈,逻辑严密,说理清晰,文笔犀利,针砭时弊一针见血。

常言道,著文说文。我虽不是文人,可偶尔动笔在所难免。喜遇柳宗元,以他文章作范本,让我领会到写文章必言之有物,摒弃堆砌词藻的臭习。同时,柳宗元强调“文须有益于世”的表率,令我醍醐灌顶,明白运笔必须重视文章内容,主张文以载道。“道”应利国利民——这是首肯一个作家或作者良知的试金石。



流冰 王泽清/摄

环城秋韵

□汪卫平

三水①合流珠露②中,
鸟啼虫咏喜相融。
一河尽览缤纷映,
两岸争辉灵秀重。

花艳丽,树华容,
斑斓色彩染苍穹。
漫天黄叶窸窣下,
遍野鎏金画意浓。

注:

- ①环城河、练祁河、横沥河。
②秋天又称珠露。

稟持清廉

□顾建清

清代刚毅《牧令须知·卷一》云:“当官之法,惟清慎勤三字。”所谓“念厥职非轻,休戚与六邑相关,曰慎曰清曰勤敏;求斯心可问,是非惟群言是度,不宽不猛不因循。”嘉定史上清官众多,皆禀持清勤慎,或撰联名志,以示清廉,卒为嘉定廉政文化之帜标。

明代嘉定人沈人种,字时雍,巡抚福建,精勤严核,操行卓犖,尝榜于厅事曰:“吏不畏吾威,而畏我廉;民不爱吾宽,而爱吾严。”

清代外冈人徐匡,字汉衡,“知嵎县,任五载。催科不扰,讼减刑清,民皆赖之”,“每公事至乡,过山水佳处即豪吟寄志,铭联于柱自警”,联曰:“居养无殊蓬户日;担当恐负秀才时。”二曰:“五斗米可以有为,倘为身家,安得人呼父母;一文钱不容苟取,若股胥血,岂非自食儿孙。”

清代安亭人朱奇颖,字兼两,署平遥知县,在任七年,清廉正直,曾题平遥县衙堂联云:“任历五年,总为哀鸿勤旦味;家徒四壁,只邀明月照空庭。”

嘉定若许清官,联成必行,德行彪炳史册,诚如清代俞嘉客《送陆稼书(陆陇其)明府归浙》诗云:“消息凭谁违帝畿,鸢得得意雁鸿悲。有官贫过无官日,云任荣于到任时。尘世事缘名利误,贤侯性与水云宜。归与吾党多狂简,怅望河干下旧帷。”

嚮城品冬韵

□赖云青

摆脱了一身沉重的黄金甲,正在一丝不挂地享受着阳光的抚爱。你也便成了碧云天、黄叶地、北雁南飞风景中的一个!还有哩,一排排桠杈秃枝,亲生的白果掉落了,却结着几十粒麻雀——有,聊胜于无啊!这韵味儿,在诗人心里是诗,在画家眼里是画。

冬的形象大使,自然是雪。雪为大自然的恩赐,我们嚮城就不是她年年都能光临的胜地,那般圣洁不是随便可享受到的。特别到了新世纪,领受这天恩的次数屈指可数。就以2013年来说吧,冬至前夕,连我们南边的杭州、临安飘起了冬雪,甚至“春城”昆明天空亦是鹅毛飞舞,而我们这儿呢?练祁河畔,柳丝荡漾;护城河

上,划舫艇艇的小伙还是马甲犊鼻裤:俨然冬日里的春天!当你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,老天爷却在马年的第十天,悄悄地向嚮城撒了一把雪粉,意思意思,也总算车顶、屋背、冬青树叶上见白了。这是一贴安慰剂!不过,阿宝女士正可以名正言顺地招呼她的闺蜜们展示各自的貂皮、貂绒大衣短袄——总算在州桥老街“秀”一把!2014年末2015年初的冬天呢?也只总算在1月6日小寒那天傍晚,撒了几粒雪籽儿,搪塞一下吧?

“城外留胜迹,我辈复登临。”就在“三九时节”的大寒那日午后,我伫立于尚残存着历史气味的侯黄桥头,南北望,夹道的直冲蓝天的两排梧桐,卸



做人还是平常点好,争这个争那个,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。像我这样,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,可寿命长,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,我还活着。
——余华《活着》

岁月留影

下了沉重的甲冑,他那铁骨铮铮,根本无需绿叶陪衬,更与红花无缘。净身惬意地在风中摇曳,挺立在寒风中迎着送南来北往的车水马龙,也展示自身的神奇风采。此时,就有一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英气逼人而来,让人敬畏与虔诚,而无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点点滴滴”的那种娘娘腔感觉。他们真像一群剃着光榔头的硬汉子,开心地沐浴在冬阳下,有定力、挺爽气的!这会儿阳光免费的,蓝天奉送,白云无量供应,无尘的心境得要自带的。嚮城的冬,不缺寒冷的元素,却不萧飒惨淡,有着涂抹不掉的深秋底色,恰似个亦庄亦谐的好父亲:三分威严,五分慈祥,二分幽默。